

首席编辑：吴南瑶

磁场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比如我悄悄欣赏一个人，很快会感觉到他(她)也对我很用心。我不太要看一个人，然后会发现他(她)其实对我也反感。再比如我最近去

了一次我的原乡宁波，然后身边陡然新涌现出

许多优秀的宁波人，包括宁波籍上海人。我们建立了微信群乡亲们会，因宁波开始频繁互动，籍贯宁波仿佛

是信用、能力、性情、审美的背书，属于宁波的能量开始如梦初醒向我涌来。我祖籍宁波镇海的澥浦，澥浦有何家弄与何家桥。祖父十几岁时来沪学生意，后独立经营米业，曾在黄浦闸北开了多家米行。这是普通宁波家族安业上海的普遍范式，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踏实地经营起一份人家。接触观察下来，我发现宁波人基因里有四个非常明显的性格共性：

一是精干有能耐，用上海话说是“来三”，能文能武，能仕能商，能屈能伸。能经营，能吃苦，能蛰伏，能腾跃，能审时度势，也有智慧胆识，临门一脚非常硬。襟江带海的地理环境，绵长相续的商业传统，灵秀风雅的浙东文化及自唐宋以来重要港口的特殊地位，使宁波人具有天赋的商业敏感性，且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张薰华教授百岁诞辰庆典，回忆张师的耳提面命，百感交集。

我是张薰华老师的第二届博士生，第一届是77级的宋运肇。我与张老师可谓因缘际会。我当时跟着硕士生导师潘纪一教授做人口研究，而张老师也研究人口，跟张老师说读博顺理成章。

学术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潘老师就打电话来说，你赶快送一本硕士论文到张老师家。我跑到复旦第九宿舍，叩开张老师家门，呈上硕士论文。张老师问，你本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答，复旦经济系。又问，读硕士也上我的课？我答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课程，做了一百多道题，最后还抽签面试。他笑笑说，你们的成绩都还在我书架上呢。没想到的是，我告辞以后，他把书架上的试卷拿下来再看了分数，发现分数登记错了。第二天，他找到系里的教学秘书说，你搞错了。教学秘书说都进档案了，意思嫌改正麻烦。他严肃地说，我不管，你犯的错误自己纠正……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博士论文选题。当时有两个题目，其中之一前期积累比较多，做起来会比较容易；另一题目跟他研究的课题有关，跟潘老师研究的课题也有关。我问，您看我做哪一个好？本来希望他说做前面那个，但他没有直接告诉我做哪一个，而是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幸福，生活在和平年代，可以专心做学问，不像我们这代人，遇到很多时代的变迁，很难有整段时间做学问，我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50岁以后写出来的。听完这番话，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年轻人，你有这么好的条件，不要偷懒，

论他们的启航港在哪个领域，经过筚路蓝缕的奋斗，其之志向必定不囿于行业的红海，而是深入到更广袤的蓝海。他们向海而生，于是拥有更开放的人生。

如今上海户籍人口中至少有三百万宁波人后裔，他们创造了相当一部分海派价值观，为上海注入了强悍的海洋气质。精与通无疑是沪甬双城性格特质，内心明镜，面子里子皆有追求。

宁波多山，于是更多了一份坚忍厚重。宁波更靠近海，便多了几许激情澎湃。二是桑梓情怀。和任何一个宁波人聊咸蟹泥螺鳗鲞汤团，他们都会立刻精神抖擞，聊得齿颊留香。清代百科全书《清稗类钞》里说，“宁波人嗜腥味，皆海鲜。”当他们离开了故乡，就愈加发觉味觉基因根本不会改变。宁波一切的好，是他们漂泊在异乡，更能在深切体会的。宁波人很认老乡，喜欢抱团，资源交流，共叙乡愁。据说中国能被称为“帮”的只有“宁波商帮”，宁波人早在上世纪初就占据了大上海的码头，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商帮。邓小平曾说：宁波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

角来解读这三者，就是古代对文人的最高评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张老师立德方面，体现在教书育人上；立功方面，体现在1949年参与接管复旦，特别是为复旦避免还台的命运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我认为他特别在意的可能还是立言方面。他曾跟我讲过，为什么1952年以后不当领导而转到系里教书。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深受曹丕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我想他后面专心做学问，专心在立言方面，就是受到这样的影响。正因为“贱尺璧而重寸阴”，他十分珍惜时间，看淡了很多学问之外的东西，而把立言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这句话不不仅是张老师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的写照，更是我们晚辈后学应该好好学习、传承的榜样。

应该找难的题目做！张老师集学者、“革命者”和领导者于一身。我觉得，可以从另一视角来解读这三者，就是古代对文人的最高评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张老师立德方面，体现在教书育人上；立功方面，体现在1949年参与接管复旦，特别是为复旦避免还台的命运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我认为他特别在意的可能还是立言方面。他曾跟我讲过，为什么1952年以后不当领导而转到系里教书。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深受曹丕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我想他后面专心做学问，专心在立言方面，就是受到这样的影响。正因为“贱尺璧而重寸阴”，他十分珍惜时间，看淡了很多学问之外的东西，而把立言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这句话不不仅是张老师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的写照，更是我们晚辈后学应该好好学习、传承的榜样。

日出东方，朝阳映照在兴业路76号的石库门建筑上。坐落于此的中共一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09年起，我调任黄浦公安分局新天地治安派出所副所长，有幸成为她的守护者。身为共产党员，能守护党的诞生地，是光荣，更是责任。“一大会议址无小事，必须保证它的绝对安全”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我们拉起了一张以一大会议址为中心的安全防护网络，形成“一点触网感知、三方联动处置”的治安格局。我手边因经常有派出所、纪念馆和物业保安三部电台，被大家戏称为“三台”所长。近年来，各界群众参观热情愈加高涨，纪念馆日均客流翻了一倍，高峰日参观人数逾万，队伍绵延三百米。如何既保证场馆安全，又让游客拥有更好观展体验？我蹲点观察，发现是观众、商业街通行和沿街商铺三股人流发生了叠加对冲，存在一定安全和治安隐患。于

是，我牵头设计出一套解决方案，通过临时蓄客、批次放行等手段疏导外部客流；同时，请馆方视情采用加速引导、合理安排讲解时间等方法加快内部客流流动，“排队难”迎刃而解。新天地是一个国际社区。2008年、2014年分别赴海地、南苏丹维和的经历，让我积累了一些涉外工作经验。几年前，一家世界顶级珠宝腕表公司准备进军中国，因为之前其海外门店遭遇过武装抢劫，所以公司在选址时慎之又慎，不仅委托专业公司对沪上几大商圈进行了风险评估，其安保总监罗宾逊还特意在新天地居住、观察了两个月，亲身感受这里的治安状况。

在罗宾逊率队来所拜访时，我围绕他关心的热点问题，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近三年地区发案率、接警率等治安情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无论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重点都围绕着乡村而展开。这个“乡”字，从现有字形看，真看不出与广阔农村有何关联。其中莫非有什么奇妙的意义转换？

最初的字形字义，竟然与吃饭宴请有关。字形所呈，就像两个人相对而坐，共食一簋。簋为远古一种盛放食物的容器。现在老友相聚，时不时也会“偶尔相对饮几

盅”。照此，“乡(鄉)”的本义显然指宾客相聚，以酒菜款待，吃在一个锅里。

“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字形演变中，原来两个张口吃饭饮酒的人形，有的变成两个字形接近却代表城邑的符号，中间仍然夹着食器。在地理形态上，城邑与城邑之间的区域，往往是一大片村村寨寨，“乡村”或“乡”的建制义涵是不是由此衍生和借代而来的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远古族群往往同食一锅，具有强烈的乡土认同意识，这或许也是“乡”的来源之一。有的字形后来变成了从乡从郎的字形，也就是“鄉”。简化后的“乡”，一直被诟病为“乡无郎”，是不是与此有关呢？从“鄉”到“乡”的这个演变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交织关系。“郎”的引进，既是相似字形的归

陶出来的他们深知教育乃立国、立身之本。腹有诗书商自通，甬商未入商海之前，大多受过较为正规的文化熏陶，因此多为儒商，其商道提早大半个世纪与西方现代社会接轨，也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懂得从金融、航运、制造等产业介入，更方便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轨道。从清代的澄衷学堂、叶氏义庄到近代的宁波大学、希望小学，从遍布全国的逸夫图书馆、教育楼到各类奖学金、教育基金，宁波帮对科教兴国的贡献不遗余力。

四是规矩大，守礼数，讲信用，克己复礼，比较难弄。以前在宁波人家当儿媳是不大容易的。家里不论贫富，都绝不允许有凌乱和颓唐之气。在宁波籍家庭里，小辈从小就须洗耳聆听长辈关于人生经验和做人规矩的训诫，点点滴滴，事无巨细。他们普遍相信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

宁波确实是繁华的渊薮之地，积淀深厚，商而不俗，文而不迂，涉狂澜若通衢。全球政界、商界、文化界、科技界、艺术界的宁波

籍名人不胜枚举，每个响当当的名字都是一本厚重的传奇。我总觉得宁波人的基因里定然有个决定面貌的信息，尽管颜值各异，但有一种味道却十分相似。张爱玲也曾写道，“宁波人漂亮的多，如王丹凤。”我研究了一下宁波脸，发现无论男女大多清秀开阔洋气，且具理性和攻气，有一股天生的故事感和软硬劲。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类，也是“乡”的部分特征的假借，同时兼具声符。因为，“郎”原本指的是用石头砌造、如同城邑之间相互沟通的宫廷连廊。

“乡”的字形多元变迁中，还有过两邑相对的结构，只是这个邑字上面为方口之域，下面为人的关节之节。这或许又体现了古人的一个认知，即城邑在广袤乡村区域的形态功能，如同人体的关节。

在地理版图中，节点性城乡聚落所呈现的不正是这样的“关节”作用吗？可见，没有超级想象力，绝不可能有汉字的超级构造。

“乡(鄉)”的字源多义性，也使它沾亲带故地拥有了不少本家兄弟。款待宾客的义涵，送给了客卿之“卿”，卿卿我我，温暖无比；提供酒食的意义，送给了“飧”，“飧礼九献”，祭神如神在，不少“编辑老哥”常用的“以飧读者”，自然是指提供精神食粮；慰劳宴请的特征，送给了“饷”，“数声牛上笛，何处饷田归”，多么美好的田园牧歌；相对而坐的方位所指，则送给了“向(嚮)”，“独然向隅而泣”，何必何必。

乡是生命的故园，乡里有割不断的生命情思。“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怀乡之思，溢于言表。“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鸿雁传书，没那么快呢。“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不管身在何方，故乡永远是萦绕心头的不变情愫。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在2020年的末尾，傅聪先生去世了，有些伤感，便写了篇文章悼念，刊发在夜光杯的微信上。文章刊发后不久，钢琴家宋思衡打了个电话给我，说看到文章，忽然想和我聊几句。他是我弟王思恩的同学，他们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一直到大学都在一个班，而我们认识也近30年了。电话里，思衡不经意间问我，最近有没有去东平路看看。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就在东平路上。东平路不长，只有400多米，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东北部，东起岳阳路，西至乌鲁木齐南路，被衡山路从中间分成东西两段。东平路原名贾尔业爱路，由上海公董局越界修筑于1914年。1943年，以山东东平改今名。

早上10点多钟，马路上金金银银的阳光渐渐褪去了，天上是一片淡淡的水墨。风很冷。东平路两边各栽了一列长成多年的法国梧桐，这个季节，黄叶被风吹得纷纷扬扬，落叶踩在脚下窸窸窣窣。而我脑子里回旋的则是年少时在这里踱过的晚春，初夏，深秋，残冬。

依稀记得东平路最令人回味的几栋小楼都藏匿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围墙里。东平路9号是一幢2层法式花园洋房，建于1916年。1928年，宋子文购入后赠给宋美龄作为结婚礼物，蒋介石为其题名爱庐。爱庐西侧的东平路11号是一幢具有法国路易十六时期奢华风格的花园住宅，是宋子文旧居。爱庐东侧的东平路7号则是典型的丹麦民居风格，曾为孔祥熙所有。站在爱庐的阳台上，你还能看见东平路5号，一栋绿色蔓藤缠绕的欧式小楼，那也是宋子文的产业，后来作为上音附中的图书馆。不过如今这些小楼都在修葺中，谢绝参观。其实，我记得小时候穿梭在东平路上并没有觉得这些建筑的精致细腻，印象中最深刻的只是那几块镶嵌在窗户上能隐约透出午后微光的彩绘玻璃。

那是没有空调的年代，钢琴的絮语飘过树从飘过围墙飘满校园，上音附中里多少少年青年全情投入苦练的漫漫岁月。附中每届招收的学生很少，就分AB两班。那年思恩、思衡分在A班，B班有现在颇为知名的音乐人常石磊。时不时会有同学在附中排练厅开独奏音乐会，大家都会去听，演出结束后，艺术上志同道合者便相约去东平路附近的369火锅店围炉夜话。所谓369，是学生们对那家火锅店的爱称，那里素菜3元，荤菜3.6、9元不等，饮料畅饮，穷学生充饥果腹倒是其次，只为促膝长谈。我依稀记得，彼时参与围炉夜话的有后来拿到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奖的黄蒙拉，有19岁成为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00多年来最年轻首席的长笛演奏家胡洁。印象中胡洁老是夸口说马上会录一张《勃兰登堡协奏曲》的唱片。他的梦想早就实现了吧。思恩离开上音后去了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大师海茨·凯沐林学习。思衡则去了法国巴黎跟随钢琴大师多梅尼科·墨赫莱学习，获奖无数。如今火锅店已经不在，但那些穷学生在淡淡的暮色中散发出的色彩，时隔多年，还是惊梦的斑斓。

走在东平路上，路边一家咖啡店传出琴声，想起包里有一张宋思衡在疫情期间创作的音乐唱片《音乐疫情日记》。因为疫情“禁足”两个月后的宋思衡第一次下楼，看到一棵桃花树，还有一个穿着黄色裙子的小女孩在树下奔跑，突然感到一种生机，于是他找了当年上音附中的同学一起制作了这张唱片。想起傅聪的那句晨钟暮鼓：音乐与人都是生命。在音乐的陪伴下，傅聪没有一分钟是与虚度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他的心里引起回响。听一听，纯洁的音乐吧，不辜负阳光的暖意和天真无邪的笑容。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在2020年的末尾，傅聪先生去世了，有些伤感，便写了篇文章悼念，刊发在夜光杯的微信上。文章刊发后不久，钢琴家宋思衡打了个电话给我，说看到文章，忽然想和我聊几句。他是我弟王思恩的同学，他们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一直到大学都在一个班，而我们认识也近30年了。电话里，思衡不经意间问我，最近有没有去东平路看看。

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就在东平路上。东平路不长，只有400多米，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东北部，东起岳阳路，西至乌鲁木齐南路，被衡山路从中间分成东西两段。东平路原名贾尔业爱路，由上海公董局越界修筑于1914年。1943年，以山东东平改今名。

早上10点多钟，马路上金金银银的阳光渐渐褪去了，天上是一片淡淡的水墨。风很冷。东平路两边各栽了一列长成多年的法国梧桐，这个季节，黄叶被风吹得纷纷扬扬，落叶踩在脚下窸窸窣窣。而我脑子里回旋的则是年少时在这里踱过的晚春，初夏，深秋，残冬。

依稀记得东平路最令人回味的几栋小楼都藏匿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围墙里。东平路9号是一幢2层法式花园洋房，建于1916年。1928年，宋子文购入后赠给宋美龄作为结婚礼物，蒋介石为其题名爱庐。爱庐西侧的东平路11号是一幢具有法国路易十六时期奢华风格的花园住宅，是宋子文旧居。爱庐东侧的东平路7号则是典型的丹麦民居风格，曾为孔祥熙所有。站在爱庐的阳台上，你还能看见东平路5号，一栋绿色蔓藤缠绕的欧式小楼，那也是宋子文的产业，后来作为上音附中的图书馆。不过如今这些小楼都在修葺中，谢绝参观。其实，我记得小时候穿梭在东平路上并没有觉得这些建筑的精致细腻，印象中最深刻的只是那几块镶嵌在窗户上能隐约透出午后微光的彩绘玻璃。

那是没有空调的年代，钢琴的絮语飘过树从飘过围墙飘满校园，上音附中里多少少年青年全情投入苦练的漫漫岁月。附中每届招收的学生很少，就分AB两班。那年思恩、思衡分在A班，B班有现在颇为知名的音乐人常石磊。时不时会有同学在附中排练厅开独奏音乐会，大家都会去听，演出结束后，艺术上志同道合者便相约去东平路附近的369火锅店围炉夜话。所谓369，是学生们对那家火锅店的爱称，那里素菜3元，荤菜3.6、9元不等，饮料畅饮，穷学生充饥果腹倒是其次，只为促膝长谈。我依稀记得，彼时参与围炉夜话的有后来拿到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奖的黄蒙拉，有19岁成为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00多年来最年轻首席的长笛演奏家胡洁。印象中胡洁老是夸口说马上会录一张《勃兰登堡协奏曲》的唱片。他的梦想早就实现了吧。思恩离开上音后去了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大师海茨·凯沐林学习。思衡则去了法国巴黎跟随钢琴大师多梅尼科·墨赫莱学习，获奖无数。如今火锅店已经不在，但那些穷学生在淡淡的暮色中散发出的色彩，时隔多年，还是惊梦的斑斓。

走在东平路上，路边一家咖啡店传出琴声，想起包里有一张宋思衡在疫情期间创作的音乐唱片《音乐疫情日记》。因为疫情“禁足”两个月后的宋思衡第一次下楼，看到一棵桃花树，还有一个穿着黄色裙子的小女孩在树下奔跑，突然感到一种生机，于是他找了当年上音附中的同学一起制作了这张唱片。想起傅聪的那句晨钟暮鼓：音乐与人都是生命。在音乐的陪伴下，傅聪没有一分钟是与虚度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他的心里引起回响。听一听，纯洁的音乐吧，不辜负阳光的暖意和天真无邪的笑容。

漏登漏管。隔离的是病毒，而不是爱。去年3月10日下午，一位刚下国际航班的孕妇面色苍白，血流不止，被家人用轮椅推到了分流点。我迅速沟通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协调机场紧急调派专用救护车；而对其他亲属，则按规定进行检测、隔离。在严格落实各项防疫要求的前提下，整个处置过程仅花了12分钟。由于救助及时，孕妇最终转危为安。无论是在党的诞生地，还是繁华的国际街区，无论是外防输入的抗疫一线，还是危机四伏的维和前沿，每一次的守护，都是一次初心的践行、使命的担当。从派出所走到纪念馆，只有267米，但却是一条检验人民警察忠诚本色的从警路。而我，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疫情伊始，有个流行词叫“逆行”，对他们来说，“坚守”才是关键词。明日请看《守护上海“小汤山”》。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东平路上琴声依旧

沈琦华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篆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陆康

心旷神怡

